日知錄之餘

日知錄之餘卷三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廢釋道二教

晉書佛圖澄傳澄爲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居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夸趙百姓有樂事佛者時聽之

魏書世祖紀太平眞君五年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知咸聞

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象

高宗紀興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復佛法

宋書蠻夷傳太祖元嘉中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

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禁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禁苦並使還俗而諸市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釋老志世祖卽位富于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法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

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
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
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
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
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
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
像勑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
西戎虛誕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
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
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
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

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口丹青自然毀
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
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
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
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
經亂禍天罰急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
條不見人迹皆出於此朕承天緒屬窮運之敝欲除危僞
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于
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
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
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

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之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破擊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預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高宗踐極下詔諸州縣各聽建佛圖一區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寺圖仍還修矣

南齊武帝詔公私不得出家爲道及起塔寺以宅爲精舍

並厭斷之

齊顯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勑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周書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二年六月巳酉帝崩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誠積自守者簡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

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舊唐書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靜詔曰釋迦闡教清靜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宏宣勝業修植善根開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衍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象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度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閭里出入闤闠周旋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義

之訓至乃親行刦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誣豪猾每羅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毁妙法譬玆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淸水又伽藍之地本曰靜居栖心之所理尙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隣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道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无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沙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其業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按舊史之文不過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齊王同謀害己率兵誅之云云新史乃云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復浮屠老子法何其謬歟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法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選耆年高行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還依舊

舊唐書彭偃傳大歷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寺觀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

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
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爲天下通制不惟
劍南一道下尙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
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
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
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
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敎被于中國去
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但行粗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
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
道之害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敎淸
靜无爲若以色見卽是邪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

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日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于殺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雖善然臣恐其奸吏誑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奸旣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

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慾啃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爲此令旣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人師則道釋二敎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新唐書李叔明傳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内而飾其外使農夫工

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兵儲為斁
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
上觀道十四名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德行者餘還為民
德宗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為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
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
次之不變不因為下今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于亂政
輕僧尼務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亂人甚今叔明之
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烝民必將
有職游閒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
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
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廢不貲臣謂

道士年未滿五十者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情性哉刑部員外郎裴洎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舊唐書李德裕傳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泗州置

僧壇度人資福以興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于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于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入納二緡給牒即迴無別法事若不時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係于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武宗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

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于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

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工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踰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耕而食待織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庭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

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資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浮游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艧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淸靜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王化尙以革弊之始日用

不知下制明廷宜體子意

通鑑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上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

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入幽州將爲卒必不入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于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境天下州縣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鑑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

年夏六月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卽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刀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耶所役之工豈值東門之勞耶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之日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樂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才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爲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

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之從之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市已息而州縣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違于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全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者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詔佛寺已廢于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一夫耕三人食尙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

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剏修寺觀院宮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剏造寺觀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彈奏　是歲又詔諸處不係名額

寺院多聚奸盜騷擾村鄉況有條貫不許存留並令毀拆其舍宇三十間以上並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詔諭眞人祁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

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毀從之

三十年四月勅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詔道家復行金籙科記

改佛爲道

宋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

服飾稱姓氏寺爲宫院爲觀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老學菴筆記政和神霄玉淸萬壽宫初止改天寧萬壽宫
觀爲之後別改宫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宫觀卽改
僧寺俄又不用宫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
華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宫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
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
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禁鑄佛寫經

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壬子詔曰佛教者在乎淸靜存乎
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
近不悟精微覩菜希金逐欲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

閭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羶腥尊敬之道既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飢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于積習實藉申明自今以後坊市不得更以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勤于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爲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禁與僧尼往還

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往還

禁僧

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四月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閒行者仰以公文□□詔曰比邱不在寺舍遊涉村落

交通奸猾經歷年歲令民閒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鎭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鎭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舊唐書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範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

全唐詩話賈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

唐元宗開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于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眇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開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

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
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巳空事等繫風猶無所悔
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甚因緣講說眩惑
州閭谿壑無厭惟財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于人
有蠹于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
因其聚會便有宿宥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
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
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縣不能捉
搦并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遼史聖宗開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煉指

金史王修傳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修惡之乃

禁僧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修
日奏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
李蔫浮屠論浮屠初入中國英睿之君忠義之臣欲除其
弊終有不能何哉銷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于佛惟
治其徒曰吾將使汝不出戶治其佛之說而躬行之禮部
著以爲令刑部防以爲法
洪武六年十六月戊戌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爲尼時
上以釋道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蠹財
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縣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
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
許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

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爲令

十七年閏十月癸亥禮部尚書趙瑁言自設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今來者益多其實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請三年一次出給度牒且嚴加考試庶革其弊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爲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伽學道者曰

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污敎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者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效瑜伽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多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七月丙戌朔詔天下僧道有剏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二十五年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

眞僞于是命造周知之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師治之重罪容隱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搆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于民閒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

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全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正統六年實錄云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詐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禮部言今天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宜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之詔從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

赴京師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小民之願爲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名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于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禮部移文中外凡民子弟僮奴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十五年閏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間天下寺院皆以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以僻處私建庵院僧尼混處屢犯憲章乃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經典而私簪剃敗辱教門命禮部定通制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

不許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許出家若寺觀住持不檢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禮部榜諭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辛酉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皆不給

二年七月戊子罷僧童四百五十一人爲民時僧童陳達高等請給度牒考試皆不通梵典行在禮部請懲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發歸爲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亂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七年三月壬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上謂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以創造寺院爲名羣舁佛像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達英以寺爲京都大刹又缺住持

請命高僧領其眾上謂禮部曰此僧爲自營計勿聽
八年三月戊寅湖廣荊州府荊門州判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安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游方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絕奸弊從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廣東按察使僉事趙禮言各處寺觀多因田糧浩大與民一體當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縣光孝寺該糧三千餘石每當春秋耕斂羣僧往來佃家男女雜坐嬉笑酣飲豈無污染敗壞風俗乞依欽定額數設

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就于本寺量給田畝聽其自種自食餘田均撥有丁無田之人耕種納糧上命行在禮部依所言行之

正統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監太監洪寶保請度家人爲僧許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册須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册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爲僞冒道今年久前令廢弛存亡沒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爲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因犯僞造者有盜賣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眞僞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

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從之
五年正月辛未給僧童一萬人度牒進士張諫有希求請
給數千百衆庵至京師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義門外監察
御史林廷舉等奏付法司坐當杖充邊衛軍從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門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舊
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
由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
不明之人妄報貫籍一槩冒請爾禮部即行文請諸司待
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
司審係額內并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

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仍前濫保事發其經係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宥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雲南虛仁驛驛丞尙褫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聾瞽士民誘煽男女廉耻道喪風俗掃地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于王振之勢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為宜盡令長髮敕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元史張珪傳言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

國家優覩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淸靜絕俗洗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生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

二十以上不許爲僧

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爲僧年二十已下來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爲僧

僧地沒官

實錄正統十二年二月庚戌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

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僧尼之濫

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永安三年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云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壻

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雜識臨平明因尼寺大剎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于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于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

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南唐後主普度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數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順天府大興縣眞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詣行在禮部請給度牒禮部言太宗皇帝時命尼姑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還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婦女出家之禁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

洛陽伽藍記崇眞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過升天堂有一比邱是

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明于誦經閻羅王敕付司卽有靑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禮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之財物卽得他物貪心卽起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

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刦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靑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惠凝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邑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

太祖皇帝御製龍興寺碑曰立刹之意留心歲久欲爲之恐傷民貲若將民貲建寺求佛福從何來

羅整菴欽順困知記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果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經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然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蔽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

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果揑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

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口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意寖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意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

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以遠乎蓋老氏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通典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太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淸靜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輿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且別參議也

杖宰相及僧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張通古傳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脩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于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

召法寶謂曰汝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慄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

宋書顏延之傳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甞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上變色

許僧道畜妻

五臺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甞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人心陷溺日久雖賢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按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佛氏娶妻曰耶輸佗

生子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二氏之教哉雖無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則男女之欲豈其性與人殊哉爲今之計簪剃不必禁也聽其娶妻生子而與齊民結婚姻之好寺觀不必毀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爲社學社倉即以其人皆爲我用久將自嫌其簪剃之醜而亦不便于寺觀之居也豈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從俗獵較之意乎又習儀多于寺觀邱文莊已嘗非之而祈禱必以僧道厲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場佛事哉余謂禱雨當陳詞哀懇令諸生歌雲漢之章厲祭則聖祖御製之文固已仁至而義盡矣又何必假彼不潔之人褻鬼神如百戲矣

道士隸宗正寺

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潤色梵書

山堂考索太宗崇尙釋教置院于太平興國寺後改爲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獲等取所獻梵書翻譯焉息天災等並賜紫袍師號又命文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入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俾之翻譯每誕節卽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祿寺鴻臚卿以卒自是譯經之盛後世無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爲譯經使潤文官一員以學士晁向李維同潤文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

鳳陽縣志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神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變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妄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

人以配之習俗之難移愚夫之難曉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人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

之爲工商者雜良以爲楛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爲金枝扶疎擎于蔚佛僧爲具味

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
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可爲者晉伯主也一銅鞮宮
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晉幾凡幾千銅鞮人
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
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于佛帝
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帝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
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凡至十
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
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
僧惟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按行天下
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

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
良人拔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口率
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錢取民直歸于有司州縣得以悉
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
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用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
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
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
書比部郎中出于錢塘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
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脈絡不
數月人隨化之三牋于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
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

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熾書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足髮句肉均牙滑而無遺功者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畫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于月外東閩南越宦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功神美子烈之旨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于後不知幾千百人

卷之三終

日知錄之餘卷四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萬戶

漢高帝五年九月徙諸侯于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初婁敬使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屈昭景莫與守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徙劉敬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景帝元年正月詔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又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說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帝從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于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徙民實之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此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卽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夏徙三輔富人于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武帝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戸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兼鴈門上谷代郡入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施行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崔寔政論曰古有移人通以贍烝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民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

則肥澤繁息置之磽石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武帝遂徙關東貧人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吏于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于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乘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獻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遷雒陽人民單盡其後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閒民戶稍實曹公征關中得

以爲資

魏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齊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卽位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居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

蜀主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建及氐民四百餘戶于廣都

晉宣帝爲驃騎大將軍都督雍州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

武帝太康中杜預爲征南將軍初伐吳軍至江陵因兵威

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蕭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駿討綠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于京師　二十三年遷漢川流民于沔次　二十七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于瓜步征北參軍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　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計萬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資之家于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處尋

山陰豪傑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兼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之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皋產粒無待資公公則未易充課私則卒難其生計既定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修粗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郗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以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

常王元謨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
缺習之既難勤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
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棘
荆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
民並成良業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河高嚴
雜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萬口以充京師　二月詔給
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　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
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陳留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仍勞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徙何民于京師

娥清傳清爲給事中黃門侍中先是徙何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延和元年車駕征馮文通徙成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平眞君六年徙青齊之人以實河北又陸俟太武時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實河北

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于京師

獻文皇帝興三年徙青州齊民于京師

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雒之民葬河南不得遷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爲河南雒陽人

北齊神武帝爲魏相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戸得六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于幽州范陽寬鄉之處百姓驚擾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幷州宮移幷州軍人四萬戸于關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戸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戸並聽還雒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南幽相預亳青齊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尙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

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預州郭下居民以實之又詔
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于東京
唐武后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泰等七州
戶數十萬以實雒陽
元宗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戶有情愿屬緣邊州者至
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
戶州計會召取愿者隨其所樂其數奏聞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
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
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
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國賦增而民生遂

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淸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遷南滁河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二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孫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奏山西民徙居彰德衛輝懷慶廣平大名東昌開封凡五百九十八人戶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徵其稅　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隷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金史許安仁傳章宗時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經營國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歸作者有所用于是輕去故鄉而易于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入塞不同非所宜行

國史律令

戰國策楚相栢舉之戰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東觀漢記陳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篡位歸鄉至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

唐書韋述居史職元宗幸蜀述抱國史藏于南山經籍資産焚剽殆盡述亦陷于賊庭授僞官至德二載收兩京議罪流渝州死廣德二年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因入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于倉皇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沾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通鑑唐莊宗滅梁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風聞言事

宋史陳次升傳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

彭汝礪傳爲監察御史裏行論俞充詔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廣聰明也卒不奉詔

御容

舊唐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十月乙亥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容在一堂之內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峯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廟從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謹進本朝十二聖寫眞及元宗封太山圖　蜀王衍建上清宮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眞備法駕之宋邵博聞見錄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有唐二帝紵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紀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淸宮太平道士皆言眞等持太宗眞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

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縣東

元史石天麟傳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禁也事遂寢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時爲河北河東兩路統制接應使被擒不屈請爲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爲東華君將毀其像宏中爲起紫微殿遷像事之

廟諱

李百藥北齊書凡諸帝廟號爲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

宋史紹興二年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

于經傳者義訓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
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各以
其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
欲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
木爲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
曰滿其本事見于經傳者未常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
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則不持則傾
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其
經傳本字卽不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証
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于正
月九日造遷翼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夾室所有以

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從
紹興元年四月詔令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
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
實錄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進賀表箋禮儀其有御名
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種樹

南齊書劉善明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
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
梁書沈瑀傳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柹及
梨栗女丁半之咸歡悅頃之成林

魏應璩與麗惠公書比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栽桑棗

實錄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農民田畝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詔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柹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十一月壬寅詔鳳陽滁州廬州等處民戶種桑棗柹各二

株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上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飽卽忘飢煖卽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也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種植桑棗且授之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十八年十一月壬辰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用足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

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始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由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正統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

平陽府太平縣志國初令各里設栢桑園以重蠶事其後皆廢地多爲民占嘉靖聽民易買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漢易得栢桑故園舍爲義塚

郡國志凡桑棗田地丈量時俱被豪民攤洒糧稅占爲己業故處已不可考命桑棗帶稅糧徵收金史食貨志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除枯補新使之不闕

老人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詞先是州縣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于京及逮問多不實上于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鬬毆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給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貼書

實錄洪武四年正月禁諸司濫設貼書初省府諸司旣設

掾令史復設貼書乃前元官不親案牘弊奸吏得以舞法爲害滋甚于是內外諸司定設掾吏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員之多寡視政之繁簡爲額若濫設貼書者罪之

案牘減繁式

實錄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牘減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牘最繁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爲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體文繁詞多爲奸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爲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爲定式鏤板頒之俾諸司遵守

欽字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

巡檢

實錄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于關津扼要過察奸僞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以檢防有道訊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喪制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

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
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
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
相視傚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原風化上
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北平種田

寶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謂刑部都察院臣自今
凡人命十惡死罪强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
罪令挈家付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民
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
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

授無成仍坐原罪　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　十月丁丑詔罪人應發屯戍者皆從六科給事中及行人司編次隊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奏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于編甲今宜不分籍貫于保定眞州順天等府挨種安置先近後遠庶凡聚落易成屯種有效從之

華夷譯語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言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

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壬子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會姓名時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斷百官酒肉

魏書食貨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斛其

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遣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盜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廪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說

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勑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

并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爲邪妄所惑從之

讖兆

漢孝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王廢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禪碑立于黃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齊王芳年號　漢後主改元炎興賈充問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于人也令中權軍名而漢年極于炎興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晉王位遂以受禪　魏時起安世殿後晉武帝居之

安世武帝字也　桓元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于上號爲盤龍齋後劉毅小字盤龍及克玄遂居之　會稽王道子于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未幾孫恩作亂再踐會道子所封靈秀孫恩字也　後周華嶽頌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壽

唐元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綜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后自制文有曰上平降監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郯國公功德碑立于長慶二年而其文有曰寶歷天齊及敬宗即位改元寶歷　宣宗製秦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檮杌蜀人擊拂以初人爲

孟入有徐延瓊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華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戲題曰孟入蓋中以孟爲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云　蜀王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爲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爲非工自命筆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兆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卽命兵部侍郎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癸未雜識云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妃嬪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暉帝不悅卽回輦翌日上賓而英宗登極蓋暉字英宗御名也又寇宗忠愍雜說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稱旨乃自制

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卽大位
又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
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
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卽先兆也　金大定二
十二年重修中岳廟黃文納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
昌之緒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寶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
天歷中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平紀號實與之合此實
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諸臣議之以
爲陛下紹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無待旁引曲
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起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

遂寢趙世延作蔣山鐘銘有日大明未東

卷之四終